



有种爱情  
痛彻心扉

14 餐厅被砸

三分之一变成再也填补不上的残缺。

正因为这个让人伤心的残缺,严谨才会为一个旧打火机大动肝火,连带着恨上了那个名叫KK的小伙子,希望这辈子最好别再见到这个人。可惜,世事总是不尽如人意,有些人、有些事一旦出现,就像命里的劫数,避不开也躲不过。

为了这个打火机,严谨着实郁闷了几天,好不容易顺过一口气,他又碰上了另一件烦心事儿。

就在刚过完春节,餐饮生意逐步回暖的时候,他的“三分之一”生生让人砸了场子。

冲突起自一盅海参豆腐煲。春寒料峭的早春,雪白浓郁冒着微微热气的一碗好汤,看着就让人心生暖意,客人却从汤底舀起两粒老鼠屎。

严谨那两天恰好有事待在北京,没顾上去塘沽。等他接到电话驱车百十公里赶到餐厅时,现场已一片狼藉。七八张桌子被掀得底朝天,碗碟杯盘碎得满地都是,汤水四溢。自己人也吃了大亏,不仅厨师和服务生挨了打,连见多识广的餐厅经理亦未能压住场面,被人用啤酒瓶砸破了脑袋。

严谨背着手在餐厅里走了一圈,估算了大概的损失,心里已经有了底,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吩咐大家停业一天,挨了打的厨师和服务生放假一周回去养伤,薪水照发。

餐厅经理还在医院里,脑袋包得严严实实,见到自家老板,少不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当天的遭遇。严谨只能好言安抚几句,暂时稳住他。毕竟有些场合严谨不方便出现,而餐厅经理是天津当地人,以后诸多出头露面的事还得靠他。

很明显,今天这场冲突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有人提前策划好的行动。对方的目的很明确,没藏着掖着,就是砸场子来了。类似的遭遇严谨经历了太多,早已安之若素,并没有特别放在心上。开餐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黑白两道都要设法摆平,其中错综复杂的纠葛,甚至比他以前商贸公司的业务还难应付。

在“三分之一”,严谨有一间专门的办公室。他走进办公室,先关上门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开车进天津市,找当地朋友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才不紧不慢地踏上返京的路。

车还未到京津塘高速公路的收费站,严谨需要的消息便陆续传了过来。

下午砸店的几个混混已经被教训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被踢断肋骨和被打掉牙齿。严谨得让自己的员工看到,跟着他混绝对不会吃亏。事实证明,严谨先前的猜测非常接近真相。砸场子的人,为的就是破坏他的生意。怪只怪“三分之一”过于招摇,旺季时平均每天进账几十万元,生意好得不知让多少人

眼红。

眼红的人那么多,很难照顾得滴水不漏,稍微有个疏忽,就会有打点不到的地方,但严谨没想到,坏消息竟传得如此之快,连身为警察的许志群都忧心忡忡地打电话过来询问。

“严子。”许志群的声音带着大祸临头的恐慌,“你也太大意了,怎么会去招惹那个煞星?塘沽地面儿上前些日子新换的黑道老大,就是这个绰号叫‘小美人’的,你不知道吗?”

严谨正目视前方,专心超越一辆女司机驾驶的敞篷小跑车,没有说话。

许志群忍不住又叫两声:“严子!严子!”

眼见那娇艳的女司机粉面含嗔,冲他怒目而视,严谨云淡风轻地挥挥手,然后对着车载电话哈哈一笑:“小美人儿啊,真是个好名字!真是美人儿吗?”

许志群登时急了:“你别不当一回事儿!我告诉你啊,他得这外号,是因为人长得又瘦又白像个女的,实际他可是个心狠手辣的主儿,他是想从根儿上控制塘沽的海鲜市场。你那个店生意火得扎眼,平时又直接从渔船上进货,他正好拿来杀一儆百,这是给你下马威呢……喂喂……你在听吗?”

“听着呢听着呢,您接着说!”严谨赶紧应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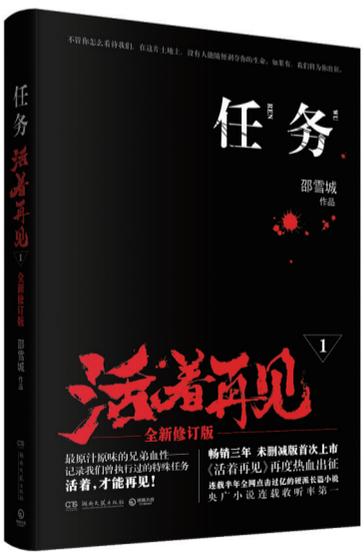
(摘自《最初的相遇 最后的别离》舒仪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为了实现当年的愿望,4年前,当一艘邮轮的主人寻找买主时,严谨毫不犹豫地把它买下,花大价钱做了内部装修,又搭上无数人情和精力,跑通水务局和航道管理的手续,才开了这家水上餐厅。

餐厅的名字却不叫“三人行”,而叫“三分之一”。只因17年前曾经撮土为香发誓同生共死的3个少年,以为能一辈子不离不弃的3个人,却在之后一个晴朗的夏夜,不小心失散了。

永远失散了。

26 金三角地区



铁血男儿  
卧底毒窟

拿起一沓文件丢给我,说:“给你找了个接收单位,待遇不错,你签个字,过两天就能去报到了。”

我打开文件翻了翻,那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我忐忑地问:“你说的,所谓退了伍能干的事儿更多,就指这个?”

徐卫东说:“不好吗?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进不去。”

我说:“我不需要,我去了能干什么?跟人谈买卖还是坐在办公室里写企划文案?”

徐卫东说:“不会可以慢慢学。”

“我学了!我学了怎么闭着眼把一堆零件在几秒内组装成枪然后对着靶子把弹夹里的子弹全部射中靶心;我学了怎么全副武装翻山蹚河连着一天一夜连吃饭喝水都不歇脚;我学了没吃没喝怎么只身一人在丛林里活下去;我学了怎么赤手空拳把围攻我的三五个敌人放倒;我学了怎么连着枪毙三个死刑犯还能像没事人一样抽烟聊天;我还学了怎么空手把敌人杀死;我甚至学会了怎么在失去战友后从无止境的痛苦中摆脱出来……”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说,“现在,你让我穿好西装打好领带坐在空调房里喝着咖啡考虑怎么为公司多赚点儿钱?”

徐卫东静静地看着我,我与他对视着,办公室里静得出奇。不知过了多久,他拿起那沓文件,当着我的面撕了,将碎片丢进垃圾桶,说:“跟我来。”

在总部的多功能厅里,我看着幻灯片,听徐卫东介绍情况:“这是一个活跃在缅甸、泰国和老挝三国交界处的贩毒组织,也就是传说中的金三角地区。”

我若有所思地点头:“金三角?在电影里见过,是一回事儿吗?”

“以前,咱们国家的毒品犯罪基本为零,在全球都是最干净的。”他顿了顿,继续说,“我是说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你再借他们几个胆子,他们也不敢惦记内地。改革开放后,这些贩毒组织都坐不住了,毕竟,咱们内地有十多亿人口,这在他们眼里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他们曾先后通过云南边境多次偷运海洛因试水,大部分被咱们边防武警截获,但也有部分漏了网。目前,广东、河南、陕西、甘肃等地区都出现了大量毒品贩卖和吸食案件。现在,我们已经确定内地的这些毒品来自金三角。”

我看着那一张张被毒品摧残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吸毒者的照片,头皮一阵阵发麻。徐卫东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毒品的利润与军火的利润一直不相上下,在这种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必然有更多非法组织和个人企图加入这个网络来分一杯羹。如今,这个网络已经覆盖到内蒙古等地区,内蒙古地广人稀,他们通过这条线把毒品贩卖的网络延伸到了东三省。”

他用手在屏幕上的中国地图里将

内蒙古东部和整个东三省画了一个圈,在黑龙江和俄罗斯接壤处用力点了点,说:“有证据表明,这个贩毒网络已经在中俄边境与俄罗斯贩毒组织接洽了,一旦他们达成协议,那么中国必将成为毒品的重灾区,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说:“这里头怎么还有老毛子的事儿?”

徐卫东不耐烦地说:“哪件坏事儿能少了他们?”

我打了一下自己的嘴,表示不再插话。

“想摧毁这个网络,光靠咱们境内的缉毒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太被动,所以,上面的意思是,在金三角内部截获他们的运毒路线和计划,然后见机行事。”他说到这里,唾的一拳砸在地图下方的金三角地区。

我伸着脖子尽量凑近地图,看他拳下的金三角地区。徐卫东说:“你的桌子上有详细地图,一会儿再仔细看。咱们曾先后派遣几批特勤人员前往这一地区寻找机会,毕竟是在异国他乡,各方面支援都非常有限,而且,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所有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还要照顾邻国的面子,不敢有大动作,这些因素更增加了行动难度,降低了行动效率,以至于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摘自《任务:活着再见1》邵雪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在我复杂的心情中,1996年就要过去了。街上到处是庆祝新年的人们高兴的笑脸,而我既像高考完等成绩的学生,又像在产房门口等待妻子生产的丈夫,在焦急、猜测的不安情绪中煎熬着。

新年到来的前一天清晨,我接到了徐卫东要求我火速赶往他办公室的命令。

我知道,决定我命运的时刻来了。一进徐卫东的办公室,他就从桌上